

张謇

中国早期现代化先驱

石建国

他是中国师范教育第一人，他是“东南实业领袖”，他将“棉铁主义”作为“实业救国”良方，他所开创的“南通模式”是中国工业和城市发展的有益尝试。他就是清末状元、近代实业家、教育家张謇。



南实业领袖”。正因如此，新中国成立后，毛泽东曾说：“讲轻工业，不能忘记张謇。”

兴办教育文化事业

“人才是立国之本，而人才出自教育”。在兴办实业的过程中，张謇深深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。张謇的救国方略是以教育为父，以实业为母，他认为，“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”。在各项教育中，张謇尤其注重师范教育，他把师范教育视为一切教育之母，认为只有发展师范教育，专科以上的高等教育才能有其基础。因此，他在家乡开办实业的同时，又积极兴办教育文化事业，特别是开办师范学校。

1902年8月，张謇利用在大生纱厂历年积累未支的个人薪俸2万余两白银，再加上他四方筹集的资金，于1903年4月27日创办了我国近代第一所独立设置的私立师范学校——通州师范学校。通州师范属于中等师范性质，主要培养小学教师。后来学校根

据需要不断增设新的学科、新的设施。学校的发展已逐步超过了一般中等师范学校的范围，具有大专学校的基本建制规模了。除了通州师范学校外，张謇还陆续设立了女子师范学校、盲哑师范、乡村师范、甲种师范讲习所、乙种小学教员讲习所等师范学校。为了践行自己的梦想，他一直朝着普及国民教育的目标前进。

从通州师范学校创办至1925年的20余年间，张謇将他在大生纱厂中的全部工资与部分红利捐作教育、慈善及地方公益经费。据统计，他一生在南通教育上的投资为257万两白银，到1924年，他在南通地区共创办小学370余所、中等学校6所、高等学校3所，初步形成了以基础教育和农、工、商、科技为中心，包括学前、初等、中等和高等教育在内的较为完整的近代教育体系，其中尤以师范教育为首创。

张謇的教育实践取得了很大成绩，也产生了很大影响。美国教育家杜威曾对南通的教育水平有很高的评价，称：“南通者，教育之洋，吾尤望其成为世界教育之中心也。”

打造“近代第一城”

自近代以后，中国开始出现新的城市规划学说。例如，康有为的《大同书》和孙中山的《建国方略》，都提到了这方面的规划。但囿于时代条件的客观限制，这方面的实际建设却大多有名无实。不同于上海、天津等沿海城市，也不同干被列强占领、通过租界、商埠等发展起来的城市，作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产物，南通是中国人基于自己的理念，比较自觉地、有一定创造性地、通过较为全面的规划、建设、经营的第一个有代表性的城市。其中，张謇居功至伟。

1905年，在设立国家博物馆的倡议迟迟得不到回应的情况下，张謇以个人财力兴建了南通博物院。这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个现代博物馆；

1909年，张謇创办了南通电灯厂，城市开始用电灯照明；

1913年，张謇建立大聪电话公司，创办南通城乡邮政和电话业务；

“近代中国寻梦人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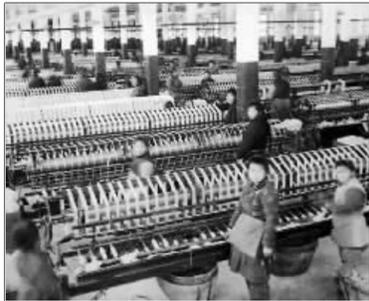
系列报道之③

张謇建立的国内第一所博物馆



创办当年最大民企

1894年，41岁的张謇状元及第，实现了封建社会读书人的最高梦想。此后一年，中日甲午海战中，北洋舰队全军覆没，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《中日马关条约》。目睹列强入侵，国事日非，张謇毅然弃官，走上实业救国之路。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几罄中国之膏血，国体之得失无论矣！”鉴于中国当时的政治环境，张謇选择南通来实现他的强国梦，决定先开办纱厂，以此作为“实业救国”的突破口。



大生纱厂车间

南通是我国传统的产棉区，此地棉花产量高，质地好，纤维长，富有弹性，很早就以“沙花”而闻名。日本纱

厂早就对“通产之棉”垂涎已久，《中日马关条约》签订，更使他们蠢蠢欲动。为了抵御日方资本侵略，避免南通成为日本纱厂的廉价原料产地，张謇兴办实业的第一步就选择了办纱厂。

但纱厂的创办困难重重。中央政府各级官吏腐败不堪，国库空虚，指望官僚资本犹若镜花水月，地方官僚地主对此也持观望态度。建厂资金匮乏，经验和人才不足也是很大障碍。但执拗的他绝不轻言放弃，强国梦鞭策他继续坚持下去。最后，他决意仿照洋厂，采用股份制向社会筹集资金。

历经“千磨百折，首尾五载，忍侮负讥”，1899年4月14日，大生纱厂正式开工。张謇之所以将纱厂取名为大生，源自《易经》中的“天地之大德曰生”，其意在给普通老百姓以生计，使他们能有饭吃，有衣穿，方能以图将来。这也是张謇办企业、兴实业的根本出发点。在张謇的努力下，开工1年后，大生纱厂就获得2.6万两白银的净利润。到1922年张謇70岁时，大生集团4个纺织厂，资本已达900万两白银，有纱锭15.5万枚，占全国民族资本纱锭总数的7%。

除了纺织业，大生集团还积极涉足其他轻工业，到20世纪20年代初，张謇亲手创办的大生集团已经包括69家各类企业，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，张謇的事业也由此达到了顶峰，成为影响中国政局的工商界巨擘。鉴于他为中国民族工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，张謇被世人公认为“东

神州



节日的本质更是一种精神、文化情感的生活，但是近些年节日被越演越烈的奢靡之风糟蹋了。反对奢靡之风，必须反省我们的价值观，这种坏风气就是从扭曲的价值观中来的。

——冯骥才批评节日奢靡之风。



把自己的艺术做好。——画家靳尚谊认为艺术创作不能浮躁。



天疲惫于生活，除了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东西以外，不关注任何事情。——纪录片导演王兵认为。



国家和民族成长于精神，没有物质基础的精神力量难以长期保持，失去精神支撑的物质创造难以维系。走在大国道路上的中国，必须激发更强大的精神力量，重构巍峨的精神大厦。

——公方彬教授表示。



一个电影解决不了未来的问题，谁又能知道未来会怎样呢？但电影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可以同步拍摄当代现实，表现出我们究竟正在经历什么。

——导演贾樟柯认为。



中国好声音

(苏亚辑)

8月26日，刘欢迎来了50岁生日。回溯过往，这位流行乐坛的领军人物深深沉浸在他钟爱的音乐世界里。

歌曲风靡全国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一批“西北风”作品流行起来，大跨度的音域、声嘶力竭的表达、豪迈的风格，恰与当时中国人宣泄的内心渴望呼应。这一时期，刘欢的成名作、电视剧《雪城》的主题曲《心中的太阳》开始风靡全国。作曲家雷蕾在完成《便衣警察》的主题歌《少年壮志不言愁》后，也执意要找刘欢来录音。于是1988年年初，随着两部电视剧的热播，这两首歌也传遍大街小巷。而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，《雪城》的片尾曲，20多年后被歌手黄玲再度唱响的《离不开你》，也是刘欢早期作曲的作品。只可惜那时他还没名气，所以并没有署名。

1990年，北京亚运会，刘欢与韦唯共同演唱了作曲家徐沛东的《亚洲雄风》。据说，当初在录音棚，他并不看好这首歌。人声俱疲时，徐沛东知其好酒，特意买了啤酒，“刘欢几乎喝一口，唱一句。整首歌唱下来，热血沸腾。”同年，刘欢凭借《丁香雨》、《黑船》等作品，获得《中国青年报》主办的“全国十大青年作曲家”创作和演唱双奖。就在“西北风”刮得正劲时，刘欢已预感到“刮得不像话”。

事实果然如他所预料，西北风的风头迅速弱了下来。从1989年到1993年，大众传媒网络的商业化基本完成，卡拉OK出现，传媒走向市场化。音乐人开始在内地歌手身上尝试起海外歌手的包装机制。1994年新生代歌手的走红、校园民谣的崛起，暗示了流行音乐的第二代人已基本处于第一线位置，但有一批老歌手依然受欢迎，其中就有刘欢。

拼的是修养

谈到唱歌，刘欢说：“我没有太多道理可说，因为连自学都谈不上……流行音乐的演唱本身也没有前车之鉴可以借，完全是自己瞎打。但唱歌拼到一定程度后，技术问

刘欢

人生就在音乐里

彭苏

题都没有了，声音的表现力都挺强，最后拼的就是修养。”

1989年，李海鹰为都市民谣《弯弯的月亮》作词作曲。在一些歌手试唱不成功时，他请来刘欢。那会儿的刘欢正在困惑，谁给他歌时都说，这是根据你的风格写的，“我的风格是什么？什么时候我把自己框起来了？”按照李海鹰的设计，他想用英国歌手菲尔·柯林斯般略带嘶哑的声音，唱出广东在他心中最美的画面。然而，刘欢在演唱



“中国好声音”的四个评委，左二为刘欢

时进行了“二度创作”，即兴发挥出一段假声。正是这一处理，让这首歌成为他在艺术上的一次突破。

90年代中期，歌坛一度低迷，刘欢又以一首《好汉歌》大快人心。初唱《好汉歌》，作曲家赵季平听出他只使用了通俗唱法，提议要他唱出民间传统艺术感。刘欢再度进棚，就有了今天流传的版本。山东小调的土和侑，血性江湖的狠劲儿，谁会把它与那个著名的“大嗓”联系起来呢？后来，工人下岗成为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，他唱红了《从头再来》。这首由三宝作曲，融合西洋歌剧、音乐剧和流行歌曲等元素的歌曲，迄今都被作曲家李黎夫赞颂。2012年热播的《甄嬛传》全剧所有的音乐都是刘欢一手包办的，他又把中国古典的那份情愁表达得淋漓尽致。

较真儿的导师

中国音乐家协会流行音乐学会副主席张树荣这样说刘欢：“这是一个对外不断做减法，心里却不断做加法的人。你要找他做什么事，他多是推脱。但你跟他谈军事、文学、历史，音乐更别谈，西洋的、民间的，你会发现他兼收并蓄。”而在好友音乐人捞仔眼中，刘欢的气质则更像一个学者。或许正是这种气质让他成为了观众和学员眼

中较真的“好导师”。

2012年夏天，从不热心选秀节目的刘欢，受制作方几度盛邀，出任“中国好声音”导师。他说，“节目有两点让我心动，一是盲选，仅凭声音选择队员；第二，这是原版，我尊重知识产权。”他很较真儿，把这场活动当事业做，但制作方更想把它当秀去做。当一个声音不合乎他的选择标准时，他绝不会勉强转身，当要他在不同风格优秀的学员之中做出选择时，他总是百般纠结。在王乃恩和权振东二选一的那一场，刘欢流着泪拥抱王乃恩的画面至今让观众记忆犹新。有消息称，刘欢或将担任浙江卫视《中国好声音》的导师之一，无论最终是否能够敲定，能受到刘欢老师的点拨对于音乐青年来说，都可谓是幸事一桩。

10年前，妻子觉得刘欢闲云野鹤时间过长，时不时鞭策他写歌出唱片。有一次，她对她说，音乐不是我的生命，只是我的爱好。这相比于时不动就就说音乐是自己生命的歌手不知道高妙多少。刘欢说，“我只是个非常喜欢音乐并愿意为之努力的人。我能做的就是尽我的能力写出、唱出一些好听的歌曲来，而且现在还在做，我已经很满意了。”

(据《南方人物周刊》报道)